

一位惊世骇俗的文学家，
至情至性的医学家，
仙风道骨的书画家，
带您走近明末清初的动荡岁月……

长篇历史小说

传奇

吴中云◎著

傅青主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长篇历史小说

传奇

傅

常州大学藏书章
吴中云著

傅青主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奇傅青主/吴中云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132-0111-7

I. ①传… II. ①吴…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882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西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5 字数 332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0111-7

*

定价 33.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他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
经历了跌宕起伏、如歌如泣的人生历程

他集思想家、医学家、文学家、书画家于一身
桀骜不驯，侠肝义胆

他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
却遭受了接踵而至的打击

他作为医生，把悲悯之心无私地给予患者
几经曲折，留下了《女科》、《男科》等辉煌的著作

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傅青主



第一章	晋阳才子	1
第二章	青竹之恋	25
第三章	痛失爱妻	39
第四章	伏阙鸣冤	53
第五章	拜师五峰	77
第六章	探索女科	93
第七章	巧治黎娃	110
第八章	咏叹方姬	132
第九章	汾之二子	150
第十章	母女获救	174
第十一章	身陷囹圄	192
第十二章	梦断金陵	211
第十三章	侨居松庄	225
第十四章	奇画秘闻	251
第十五章	未雨绸缪	266
第十六章	傅山进京	278
第十七章	托名传术	293
第十八章	青主辞世	306
后 记		318

一个早慧的孩子，在“虹巢”找到读书吟诗的自由空间
他孝顺父母，为父亲求得救命的灵药

第一章 晋阳才子

傅家出了个小神童，三岁就“语出惊人”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山西汾河边的西村傅家大院里，显得非常的宁静。

每天下午，照例是傅之谟诵经的时间。年近四十岁的傅之谟是两个男孩的父亲，儒雅而和善，笃信佛教。他喜欢每天下午一个人在厅堂中诵经，这可以让他感受到心灵的宁静和超脱。

这个下午，傅之谟正在厅堂中虔诚地诵读着《心经》，忽然听见有人在小声地跟着他诵读。傅先生感到非常奇怪，厅堂里并没有别的人在诵经，只有他的幼子——三岁的傅山在一边玩耍。

傅之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就继续诵读下去。可是仍然有人在跟他诵读。傅先生仔细看去，他惊讶地发现，竟然是三岁的傅山在诵经。傅之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

他把小傅山抱到身边来，又念了一句经文，他清楚地看到，确实是三岁儿子的小嘴在蠕动，在跟着诵读。

傅之谟不能不相信了，他赶忙把妻子唤来。陈氏把小傅山抱在怀里，验证了丈夫发现的“奇迹”，心中却喜忧参半。当地的人们讲虚岁，小傅山的实足年龄还未满三岁啊！陈氏轻轻抚摸着小傅山的头，说：“山儿啊，你这么小，就能诵读经文，可见是天资聪颖，但是，你晓事也太早了些，别人家的孩子都还在牙牙学语呢。”



小傅山没听懂母亲的话，只是在母亲的怀里，瞪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甜甜地笑着。

陈氏又对丈夫说：“也不知道，这是福还是祸呢？”

傅之谟呵呵笑道：“孩子从小就这么聪明，是好事啊。”

过了几天，是傅之谟的生日。寿宴上来了许多亲朋好友。傅之谟让妻子把小傅山抱出来，当着众多亲友的面，诵读经文。傅之谟说上句，小傅山一点都不胆怯，流利地诵出下句来。亲朋好友们莫不啧啧称奇，都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才子。

小傅山三岁读经文的事情被亲友们传了出去，还越传越神奇。傅之谟夫妇知道了，也只是一笑置之。

傅山是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十九日那一天降生在西村的。西村在山西太原西北四十多里，属于阳曲县，位于郁郁葱葱的髦仁山下，清澈蜿蜒的汾河从村边流过。远处，是巍然耸立的崛嵎山。

傅山是傅之谟的二儿子，初名鼎臣，后改名傅山。这时，傅之谟已经有了长子傅庚。傅之谟是位贡生，号离垢先生，在乡里以教书为业。教书先生的收入是菲薄的，现在又有了第二个儿子，傅之谟夫妇在欣喜之余，不由得平添了几分忧虑。

一天晚上，傅庚、傅山兄弟已经睡熟，傅之谟和妻子陈氏在一起，面对摇曳的烛光，商议起家庭的生计前景。

陈氏说：“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以后或许还会有孩子。虽然祖上留下的家产还算殷实，但是你教书的收入难以长久维持家计，该早些想个办法才是。”

傅之谟想起自己的家世，不由得叹了口气。

在西村，傅家是大户。傅家大院门前的一对石狮，昭示着其家世的显赫。傅之谟的五世祖傅天锡在忻州做过王府教授。明正德十五年，傅之谟的祖父傅朝宣在宁化王府有了官职，傅家也由忻州迁居到阳曲。傅之谟的父亲傅霖是进士，曾经出任直隶寿州知州、山东辽海参议等官职。自傅天锡以来，傅家历代都是书香门第。傅霖曾经批点过班固的《汉书》，刊印过《淮南子》。到了傅之谟这一辈，虽然依旧是博览群书、学问深厚，却再没有出去做官。这样，家境就渐渐衰落下来。

陈氏见丈夫沉默不语，知道他内心的苦楚，也就不再言语，只是轻轻抬起手，拨亮了面前的灯烛。

跃动的烛光将傅之谟从往事的沉思中拉回到现实。他苦笑着对妻子说：“家计的困难，我是知道的。为了家计，我本应该像先人那样，出仕做官。但是，官场中有太多的污浊泥垢，令我万般厌恶，所以我不愿意做官。我自号离垢，就是要远离世间的污垢，独善其身啊。陶渊明先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我也要做这样的人。”

陈氏很理解丈夫，温存地说：“你不愿做官，就继续教书吧。我们收入少，可以节衣缩食。日常的用度，以后都量入为出。家里的仆人，留下两三个就可以了。家务事，我可以多做一些。幼子山儿，我也可以自己带。”

傅之谟抚着陈氏的肩头说：“夫人，那就要辛苦你了。”

陈氏说：“为了这个家，我宁愿辛苦一些。让孩子远离荣华富贵，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你看那些纨绔子弟，有几个有出息的？山儿由我自己带，我也更放心一些，你说不是吗？”

傅之谟说：“你真是我的好夫人！我也要多带几个学生，多一些收入，将来还能桃李满天下，对吧？”

陈氏说：“你要多注意身体，可别累着了啊。”

进家塾的前夜，看到父亲被教鞭抽打的伤痕

傅山七岁那年，该上私塾了。傅之谟选聘了本村一位姓朱的先生，作傅山的启蒙老师。上学的地点在与西村毗邻的上兰村。傅家在上兰村置有一处宅院，傅山就在自家的这处宅院里面上学，所以，傅山上的实际上是自家的家塾。同村有几户与傅家熟识的人家，也把孩子送到傅家的家塾来借读，这样，傅山就有了几位同窗的小伙伴。

进家塾的前一天晚上，傅之谟夫妇把傅山唤到厅堂里。

傅之谟说：“山儿啊，明天你就要上学了，要好好读书，听先生的话，懂吗？”

傅山低声答道：“孩儿懂得。”

陈氏递给傅山一个新做的书囊，说：“背上书囊，就不能再贪玩了。”

傅山点点头：“孩儿一定听话。”

这时，傅之谟回过身去，为傅山取早已准备好的笔墨纸砚和书本。忽然，

他的身体抽搐了一下，不由“啊”地叫了一声，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

七岁的傅山已经晓得些世事，忙问：“父亲，您怎么了？不舒服吗？”

陈氏明白其中原委，说：“夫君，你累了，回卧房休息一会儿吧。”

傅之谟挥一挥手，说：“山儿要上学了，这件事情可以告诉他了。”旋即，傅之谟脱下了上衣，转过身来，让儿子看自己裸露的脊背。傅山惊讶地看到，父亲的脊背上竟然有数条清晰的伤痕。

傅之谟抚着伤痕对傅山说：“这是我小时候，你爷爷教我读书时，用教鞭打的。”说着，竟落下泪来。陈氏也悄声掩泣。

傅山问：“父亲，您为何哭啊，是因为伤痛吗？”

“不是的，我不是为伤痛而哭。你爷爷用教鞭抽打我，是为了让我好好学习，是对我的恩泽！我是因为再也得不到父亲的教诲而痛心啊。”

傅山低声说：“父亲、母亲，我明白了。我会好好读书的。”

陈氏紧紧抱住了傅山，送他回卧房，让他早些安寝。

看着傅山睡了，陈氏又回到厅堂，对傅之谟说：“山儿虽然自幼就很聪敏，可是身体也很柔弱，生了好几次病。你能不能和家塾的先生打个招呼，别约束他太严？”

傅之谟有些为难：“这个，现在不便说，以后再看机会吧。”

陈氏叹了口气。

次日清晨，傅山来到上兰村的傅家宅院。教室，就在宅院的正房里。

傅山踏进教室，看到一位庄重威严的老先生坐在八仙桌的旁边，想必这就是朱先生了。先生身边的桌子上，除了厚厚的一摞书籍之外，还有一根粗粗的教鞭。看到教鞭，傅山立刻想到了父亲脊背上的伤痕，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第一堂课，是讲《三字经》。朱先生侃侃而谈：“《三字经》的前面四句是：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就是说：人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善良的。但是，如果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人的性情就要发生变化，就可能会变坏。保持人的本性善良，防范人们性情的变迁，这就是教化的作用……”

先生的教诲，小傅山听得懵懵懂懂，但隐隐感觉到，在先生庄重威严的外表之下，他的内心其实是宽厚温和的。

傅山在家塾里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又学习四书五经。

七岁的傅山很快就展示出读书的才能。别人看书，都是一句一句地看，他却能够一目十行，而且过目不忘。

有一次，朱先生交给傅山一篇文章，让他用一上午的时间背下来。没想到，只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傅山就说：“先生，我已经背下来了。”

朱先生心中大为惊诧，脸上却不动声色，说：“你背给我听听！”

先生的教鞭就放在八仙桌上，他的右手略微向教鞭移动了一点点。教室中，别的学生都没有注意到先生这细微的动作，而傅山是个特别敏感的孩子，他察觉到了。想起父亲背上的伤痕，他在心中不免打了个寒噤。但只是须臾之间，傅山就镇静下来。他从容地站起身，居然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朱先生频频点头。对于这样卓尔不凡的学生，先生自然是颇为赏识的。

傅山在家塾的不凡表现，朱先生告知了傅之谟夫妇。二人闻听，高兴之余也感叹不已。

傅之谟说：“真是没有想到，山儿有这样的天资。”

陈氏说：“山儿三岁时就能诵读经文，他的天分在那时就显出来了啊。”

傅之谟抚着自己的背，说：“也许，是当年家父抽在我背上的鞭子，竟催生出山儿的天分来。这世上的事情，有时真的是很玄妙呢。”

陈氏笑了：“真是这样，我们要叩谢先祖，拜谢上苍了！”

七岁小孩思虑生死大事，竟服食“不老之药”

在上家塾之后，傅山有了自己的字。他先是字青竹，后来又改字青主。

童年的傅青主不仅爱读书，而且爱交友，爱游玩。家塾的朱先生是既威严又宽厚的，在学生完成了课业之后，对于他们游玩嬉戏，并不深究。

在家塾里，傅青主结识了两位同窗好友：梁云辉和小六子。他们经常一起游玩。梁云辉生得白净秀气，家里也是书香门第。小六子是个憨厚朴实的孩子。他家境贫寒，父亲是木匠，母亲给人家做帮佣。傅青主去过小六子的家，他母亲是一个特别和善的女人，会做好吃的面食。

有一天，傅青主、梁云辉和小六子又上山去玩了。他们来到一处桃园，正值春天，桃园里桃花盛开。见到此景，青主说：“母亲给我讲过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今天，我们三人情同兄弟，来到这桃园，不正是结义的情景吗？”



梁云辉说：“等我们长大了，一定要再次来到这里，结拜为兄弟！”

三人各报生辰，都是七岁，傅青主生日大一些，梁云辉次之，小六子最小。青主说：“我是你们的大哥，咱们兄弟要同生共死。”

小六子拿出母亲做的面食，说：“大家快吃吧，咱们要多吃些美味的吃食，快些长大，好结拜为兄弟啊。”

三人欢快地笑起来。

然而，小六子并没有能够等到他期待的那一天，生命便永远地定格在了七岁。

就在他们三人桃园之行后不久，小六子罹患疫病，不幸早夭。

他被装在一口薄薄的棺木中，下了葬。小六子母亲悲痛欲绝的呼号，深深地刺痛了青主稚嫩的心灵。

当晚，青主回到家里，内心的悲痛依然久久不能散去。他看到父亲正在往药罐里放一种黄色的药材。傅家历代都是知医的，所以家里时常备有药材。

青主问：“这是什么药啊？”

“这是黄精，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呢！”尽管古书中确实有“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饵而食之，可以长生”的说法，但傅之谟自己也并不怎么相信，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青主却信以为真了。他马上向父亲提出，要吃黄精。

傅之谟说：“黄精是药，不能随便吃的。”

青主又去缠着母亲。母亲被他纠缠不过，只好让他吃了一些。她哪里知道，自此之后，青主竟每天要求吃黄精，有时竟连饭都不吃了。

终于，陈氏觉得，必须和儿子好好谈一谈了。

她把青主搂在怀里，吻着他的额头，说：“山儿啊，告诉妈妈，你为什么一定要吃黄精呢？”

青主“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儿，说：“母亲，我听到小六子母亲的哭声了。如果我死了，你也会那样哭吧？我不愿你那样哭，不愿你那样伤心！所以，我不能死。所以，我要吃黄精！”

母亲闻言，长叹一声：“难得你小小年纪，就这么孝顺。可是，你懂事太早了，又这么心重，也让为娘担心啊。”沉吟片刻，陈氏又说：“黄精是药，是给有病的人、年老体弱的人吃的。你现在没有生病，又是个小孩子，不该

吃的。生了病的人，也要找大夫开药方，照着药方吃药，可不能自己随便吃，懂吗？”

青主说：“我懂了。当大夫才能给病人开药方！”他仰起头，认真地说：“孩儿长大后做个大夫，如何？”

母亲抚着青主的头说：“你好好读书吧。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必去想。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是上苍早就安排好的，想也没有用的。”

青主眨眨眼睛，并没有完全听明白母亲的话，但却在心中默想：假若上苍让我成为一个大夫，那也是挺好的事！

发现小小虹巢，青主找到了读书吟诗的自由天地

小六子去世后，傅青主就只有梁云辉一个伙伴了。他二人经常相携外出游玩。

对于傅青主外出游玩的事，傅之谟夫妇和家塾的朱先生都是知道的。有一天，朱先生来傅家拜访，和傅之谟谈起了这事。

傅之谟恭敬地说：“我家山儿承蒙先生精心教诲，有劳了。”

朱先生说：“我那边已经放学，想必令公子已经回到家里了吧？”

傅之谟有些尴尬：“山儿尚未回家，也许是去玩耍了。”

朱先生一边品着茶，一边说：“看来，令公子很喜欢玩耍啊。”

傅之谟忙说：“家教不严，其咎在我。还请先生严加管教！”

朱先生笑道：“我很喜欢令公子这样有才华的学生。他聪敏又用功，学业很优秀。上课之余外出游玩，也不必太深究吧。”

傅之谟起身深鞠一躬，说：“实不瞒先生，我家山儿从小就身体柔弱，我怕他太用功伤了身子，所以才默许，让他有一些玩耍的时光。承蒙先生谅解，不胜感谢！”

朱先生摆摆手，说：“先生不必言谢，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嘛。”

说着，两人相视一笑。

不久后的一天，刚到晌午，朱先生就对学生们说：“我下午有客人来访，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傅青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声对身边的梁云辉说：“这么早就下课了？”





云辉笑道：“下课早还不好吗，我们玩去！”

简单地吃了午饭，青主和云辉就出行了。

他们沿着汾河岸，先到了一座庙。这庙是他们经常来的地方，与里边的僧人已经很熟悉了。

青主和云辉走到庙门前，看见僧人正在打扫门前的台阶。僧人也看见了青主他们，招呼道：“是傅家二公子和梁公子啊，今天你们来得这么早！”

青主说：“今天下课早啊，所以来得早。”

僧人说：“快进来坐坐吧。”

青主环视周遭，说：“今天有工夫，我们想往前多走走。这附近还有什么好玩的去处吗？”

僧人顺手一指：“你们从这里沿着汾河向北走，大约三四里，有一座窦大夫祠，是为纪念春秋时晋国的窦大夫修建的，那里可是很好的去处呢。”

青主和云辉拜谢了僧人，沿汾河北上，一起去寻访窦大夫祠。

天色晴朗，汾河的水清波盈盈，岸边的山上绿树荫荫。远远地看到河岸边有一座幽静的殿宇，想必就是窦大夫祠了。

两人走到殿宇近前，看到山门上高悬着“窦大夫祠”的匾额。走进山门，迎面照壁上刻着一首诗：“游访僧观伫马看，窦侯遗像在林峦……”再向里走，参天的古柏掩映着整个院落，衬托着古朴的祠堂，更显得肃穆庄重。

这时，祠中的一位老僧迎了出来，双手合十道：“二位小施主来了，有失远迎。”

青主二人忙还礼。

老僧说：“不知二位是哪家的公子啊？”

青主先自报了家门，又介绍了云辉。

老僧笑道：“原来是傅家的二公子啊。令尊、令堂、令兄都常来本祠中拜谒，给本祠布施呢。二公子你也来过，只是那时你尚在襁褓之中。今日重见公子，已是英俊少年了，老僧真是高兴啊。”

老僧引领青主和云辉瞻仰了窦大夫像。只见殿内供奉的窦大夫美髯长须、风度翩翩。

青主说：“老方丈，您给我们讲讲窦大夫的故事，好吗？”

老僧说：“好啊，我正想给你们讲呢。听听窦大夫的故事，对你们年轻人很有好处。”老僧一边带着二人观览祠内的景致，一边讲起窦大夫的故事。

“窦大夫是春秋时晋国的大夫，名叫窦犇（音 chōu），他的封地就在咱们这里。与当时那些欺压盘剥百姓的领主不同，窦大夫很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他曾经在这附近带领民众开挖水渠、兴修水利，让他属下的民众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所以，后人很怀念窦大夫，就修建了这座祠堂来纪念他，让世代的人们都来这里拜谒他。”

青主感叹道：“看来，为老百姓做过好事的人，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老僧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带着青主二人观看祠里的楹联。“你们认真读读这些楹联，其中有历史典故呢。”他指着一幅楹联念道：“太行峰巅，孔圣为谁留辙迹。这上联写的是‘孔子回车’的典故。孔子应赵简子之邀来晋国讲学，走到黄河边上，听到窦大夫被赵简子杀害的消息，就没有过黄河，打道回府，回了山东。”

听了“孔子回车”的故事，青主不由得又是一番感叹。

观览了楹联，老僧笑着说：“你们来得正好，我刚采了新茶，请你们品一品吧。”二人随老僧进了后院，坐在树下，喝着老僧端上的新茶，果然是清香怡人。

老僧说：“听说傅公子很有才华，一定会写一手好字，什么时候给老僧写一幅字啊？”

青主闻言，先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说：“我才刚刚开始练书法，还没入门呢。等练好了，一定给您写。”

僧人双手合十：“老僧先谢了。”

喝罢茶，青主和云辉一起到窦大夫祠的外面游玩。

窦大夫祠的周边，景色幽静秀丽。祠的旁边有一泓山泉，泉水从山崖中涓涓涌出，清冽幽冷，小小的鱼儿在泉水中漫游，悠然自得。窦大夫祠的背后，松柏苍苍，峰峦峭立。站在窦大夫祠山门前向汾河的上游看去，可以看到一道险峻的山峡，两侧的山崖有数十丈高，汾河水从山峡中奔涌而出。

蓦地，青主拉住云辉的手，惊叫了一声：“你看，那是什么！”

云辉顺着青主的视线看去，在窦大夫祠西边的鼓亭下面有一间小小的屋子，是砖砌的窑洞，简陋而质朴，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云辉不解：“就是一间小屋嘛，有什么奇怪的呢？”

青主说：“这小屋看来没有人住呢。在这样一处清静的地方，竟有这样一



间小屋，多奇妙啊！”

他们一起走进小屋，果然是一间闲置已久的房子，灰尘蛛网遍布。令他们欣喜的是，小屋虽然进深不足一丈，却有木桌、木凳，还有一张小小的木床。

他们又沿着小屋旁的石阶登上屋顶，站在鼓亭旁边的平台上环视四周。北边，是满山的苍松翠柏；南边，自家的西村遥遥在望！

青主说：“这小屋真是太好了，我们以后可以来这里看书啊！”云辉连声赞同，又说：“这小屋是属于祠里的，我们先要和老方丈打个招呼才是。”

他们又到祠中找到老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老僧满口应允：“让你们在这里清清静静地读书，增长学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再说，你们经常来，老僧也就不寂寞了。”随即他又叮咛道：“你们可一定要征得令尊、令堂的同意，才可以来啊。”

青主说：“谢谢老方丈了！我们的父母都很开明，一定会同意的。”

青主和云辉欢天喜地、蹦蹦跳跳地回到小屋。他们用扫帚、抹布把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个恬静怡然的处所展现在眼前。

青主和云辉都有点累了，一起坐在木凳上休息。青主提议：“给咱们的小屋取个名字吧。”

云辉说：“你是才子，自然是你来取名。”

青主看到屋外有一棵老杏树，树干弯曲，宛若天上的霓虹一般，顿有所悟，说：“你看那棵老杏树，弯曲如虹。我们就把这小屋叫‘虹巢’，如何？”

云辉击掌道：“虹巢，这名字不错。就叫它虹巢！”

此后，青主和云辉闲暇时，常来虹巢。这间进深不足一丈的小屋，是属于他们的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看自己喜欢的书，大声地诵读，激昂地议论。青主特别喜欢读诗，唐诗宋词都让他手不释卷。吟咏之中，他常常心神激荡。

有时，云辉家里有事不能来，青主就一个人来。

夏日里的一天，青主一个人来到虹巢。走得热了，也有点累，他来到虹巢屋顶的平台，俯卧在一条长凳上，沐浴着清爽的山风，悠然地望着西村的方向，欣赏着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夏天的气候是多变的，不久，天空中的云彩渐渐浓厚起来，接着，雨点噼噼啪啪地落下来。青主回到虹巢小屋，躺

在小木床上，听着檐间时疏时密的雨声，宛若珠玑落玉盘，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过了一会儿，雨声小了，风声又起，树林中松涛起伏，如歌如诉，萦绕于耳。雨停了，青主来到小屋外。天边一道瑰丽的彩虹，与老杏树弯曲的树干相互映衬，显得分外妖娆。

置身于虹巢，傅青主觉得眼前的世界是如此美好，不由得激情澎湃，一首小诗油然浮出脑海：

虹巢不盈丈，
卧看西山村。
云起雨随响，
松停细涛闻……

一时间，青主文思奔涌。他急忙展纸研墨，把这首小诗写了出来。这是傅青主平生写的第一首诗。

正当青主在虹巢悠然赋诗的时候，西村的傅家大院里却乱成了一团。刚刚那一场雨下得很大，陈氏惦记青主出门的时候没有带雨伞，自己又要照看三儿子傅止，不便出门，急忙派仆人四出寻找。找到家塾，才知道早已下课了；又去问云辉，说是青主一个人去虹巢了。

当即，陈氏就着急了，抱怨丈夫说：“当初山儿要去虹巢看书，我本不同意的。是你经不住山儿的恳求，竟同意了。今天下这么大的雨，如果遇到汾河发大水，山儿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

正说着，傅止又哭闹起来。陈氏情急之中，打了他一巴掌：“你快住声，别跟着添乱！”傅止反而哭得更厉害了。

傅之谟也很着急，说：“夫人别急，三儿别哭，我马上带人去找。”

傅之谟带着一个仆人，风风火火向窦大夫祠赶来。雨渐渐小了，路却是泥泞的。他们一路磕磕绊绊，气喘吁吁。走到半路，雨停了，天空中彩虹瑰丽。傅之谟哪里有心思欣赏景致，他一边走，一边想，等见到儿子，一定要严厉地训斥一番。“子不教，父之过”嘛。而且，以后再也不能让他来虹巢了！

这样想着，傅之谟已经到了虹巢小屋的门口。他猛地推开门，看到青主正全神贯注地坐在小桌旁，写着什么。听到声响，青主抬起头来，略有些惊讶地看着父亲。接着，青主稚气的脸上漾起灿烂的笑容。他举起桌上的纸，



兴奋地说：“父亲，你看，这是我写的诗！”

傅之谟的脸上原本是挂满了愤怒的，他的拳头都攥得紧紧的了。但是，看到儿子那纯真而快乐的表情，他内心的怒火不由得就消减了几分。

他读着儿子写的第一首诗，不能不承认，虽然文字稚嫩，但洋溢着才气。傅之谟自问：儿子现在无疑是快乐的，他作为父亲，有权利剥夺儿子的快乐吗？儿子已经展示了未来诗人的才华，他有权利扼杀儿子的才华吗？但是，如果听凭这样下去，等待着儿子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傅之谟的内心矛盾重重。

他在儿子身边坐下来，沉默良久，说：“雨下得这么大，你一个人出来，你母亲很担忧的。”

青主看到父亲和随行的仆人鞋上、裤管上沾满了泥浆，愧疚地说：“父亲，孩儿知错了。”

“山儿啊，你以后要把主要的心思放在正经的学业上。”

青主默默点头。

傅之谟又说：“咱们傅家自你曾祖父以来，代代都有精深的学问，你要继承咱们家的传统。即便是写诗，也不能只凭一时的灵性。要熟读经史，写出的诗才可读，才能成为真正的诗家。”

青主悉心品味着父亲的话。

看了一出戏，他对《汉书》的态度发生戏剧性变化

九月里的一天，傅青主到家塾上课时，发现教室里气氛不同寻常。朱先生换了一件新的长衫，庄重地端坐在八仙桌旁，表情肃穆。

傅青主记起来，昨晚先生到自己家里来过，和父亲谈到很晚，也不知谈的什么事情。

在先生的面前，醒目地放着厚厚的一部典籍。朱先生让青主走到典籍前面，行跪拜大礼。青主遵命行了礼，心中却大惑不解。

朱先生站起来，手抚典籍，郑重地说：“青主啊，这部典籍就是你祖父亲自批点的《汉书》。从今天起，你就要学习这部《汉书》了。你要认真研读，不仅要阅读原文，而且要仔细领会你祖父的批点。这些批点是你祖父对《汉书》的精辟认识，对你读懂《汉书》会很有帮助呢。”

先生说罢，双手把《汉书》递到青主手里。